

## 第七章 結論

黎明前那灰濛濛的昏暗，籠罩著整個人間大地；

一陣和藹親切的戰慄襲進預兆吉凶的心裡。

預兆的聲音不會欺騙。相信吧！影子將會消失，

不要難過，很快就會降臨新的永恆的白日。

— 索洛維約夫

藝術家是創造者，而藝術作品使藝術家的創作靈感再現，讓其精神得以永世流傳。就像在瓦斯涅佐夫的作品中，述說著一段國家歷史發展的沈痛過往，卻也喚醒了存在於民族根源中，獨一無二的俄羅斯精神；歷史過往或許會被埋沒在時間的洪流當中而被淡忘，但瓦斯涅佐夫創作中俄羅斯民族浪漫情懷的憂傷、樸實、力量、美善等精神價值，不論是對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動盪不安的國家，或者是對於今日蓄勢待發的俄羅斯而言，都不會因時空的變遷而失去意義。

我們對於瓦斯涅佐夫創作脈絡形塑過程之探究，除了理解藝術家繪畫作品中的精神表現之外，更不容忽視其個人對於藝術創作的敏感度與理念的堅持，尤其，藝術新風格的併發，源於藝術家長年對藝術的執著、爭執與對立，因而“瓦斯涅佐夫創作流派”之開啟，除了標示著時代交替下俄羅斯藝術發展的新進程之外，更意味著藝術家忠於自己的創作原則，以沈著的思緒，流溢出滿腔對國家民族的熱愛。瓦斯涅佐夫的個性隨和且多愁善感，他不斷地在追尋生活中的整體和諧，也因此俄羅斯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矛盾現象與他創作中所欲彰顯的崇高精神價值，始終存在著劇烈的矛盾。瓦斯涅佐夫的同時代人曾予以他這樣的評價：「他是徹徹底底的俄羅斯人。他的一舉一動以及他的人生觀，都表現出追求生命中的和諧與正直。」<sup>310</sup>也正是因為瓦斯涅佐夫具有這樣的世界觀，我們在畫家的作品

---

<sup>310</sup> The Symphony of the Knights of Viktor Vasnetsov Commemorating the artist's 150th birth anniversary, [http://www.vor.ru/culture/cultarch21\\_eng.html](http://www.vor.ru/culture/cultarch21_eng.html).

中深刻感受到文學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人道主義精神與宗教浪漫主義。回顧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俄羅斯社會狀況，俄羅斯知識份子汲取著東正教的精神意念，賦予自身救贖陷於專制奴役下廣大人民的使命，這樣的渴望鼓舞著激進知識份子奉獻自我的熱情。與此同時，國家政治改革的失敗與激進革命掀起的狂潮，導致了有些人對宗教教義與社會倫理道德的重新解釋，以此復甦俄羅斯民族精神。瓦斯涅佐夫深受杜斯妥也夫斯基精神理念的影響，拒絕俄羅斯激進知識份子的革命手段，而是深信以宗教信仰尋求個人內心的完善才是俄羅斯民族獲得救贖的唯一道路。因而在他早期的風俗畫當中，除了以批判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描寫人民生活困苦的一面，更發揮人道主義的精神，對俄土戰爭的公道性提出強烈質疑，從而，更進一步的在 1880 年代開始改變他的創作題材。瓦斯涅佐夫深信，在作品中表現出精神道德的善美，才能彰顯藝術價值的正面積極性，他更把希望寄託於逐漸改善淨化的社會，其信念就如同別爾嘉耶夫所說的：「俄羅斯民族的過去是黑暗的，現在是慘不忍睹的，但我相信她的未來。」<sup>311</sup>

而正是透過史詩喚醒人民對古羅斯崇高民族精神之覺醒，利用童話美麗境遇以及深藏其中的寓意刻畫出理想世界的真善美，表現出瓦斯涅佐夫對俄羅斯國家美好未來之期盼與憧憬。二十世紀俄羅斯藝術家別奴阿 (А.Н. Бенуа, 1870-1960) 就認為，瓦斯涅佐夫在這一方面的貢獻是“一股革新者的強大力量，開創了藝術新領域”<sup>312</sup>。古羅斯作品中的精神再現，是恢復文化尊嚴最重要的途徑，人民瞭解了民族自身存在的意義與價值，便會產生國家認同之凝聚力；喪失了對民族精神的認知，就容易受到外來文化的誘惑，而使民族生存迷失方向。因而瓦斯涅佐夫以史詩童話題材引領人們回到記憶最初的地方，找尋俄羅斯國家逐漸消逝的民族精神，回頭去看、去想可以讓人們繼續往前。而且不管是聖像畫、勇士讚歌或者是童話故事中的人物景色，瓦斯涅佐夫技巧地以現實主義創作風格，將現實中俄羅斯人民的典型以及生活周遭的自然風光結合到詩意的情節以及宗教神秘主

<sup>311</sup> 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三聯書局，2004年，頁62。

<sup>312</sup> Кац Н., Русская сказка в живописи Васнецова, М.: Д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2, N10, с. 47.

義浪漫情境之中，瓦斯涅佐夫的史詩童話創作中存在著真實的生活體驗，所以觀者在欣賞瓦斯涅佐夫帶有幻想色彩作品的同時，遇見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且觸目可及的人物景色，而能真切感受到蘊含其中的俄羅斯民族特色。瓦斯涅佐夫曾說：「沒有了民族與土壤，藝術什麼都不是！」<sup>313</sup>

瓦斯涅佐夫創作流派以其特有之繪畫主題凸顯瓦斯涅佐夫個人的創作特色，而從他對微小細節的關注，更能讓人認出他的作品。例如藝術家的細密畫構圖方式，以及從他作品中女性臉龐所流露出俄羅斯獨有的感傷神情，皆是藝術家在創作中獨有的表現手法。除此，透過音樂歌曲的律動，是藝術家營造畫面生動感的主要手法之一。例如在作品《古斯里琴歌手》中，三位古斯里琴彈唱者，愉悅地沈浸在音弦撥動中；作品《青蛙公主》中，瓦西莉莎公主與樂師們翩翩起舞；作品《不笑的公主》中，與會者以歌曲彈唱試圖逗公主開心，而在作品《席琳與阿爾卡諾斯特。歡喜與悲傷之歌》與《預知鳥嘎瑪咏》中，也以天堂鳥在歌唱的姿態傳遞畫面訊息。而在作品《低下階層歌者》與《吟遊詩人》中，我們彷彿聽著歌者以莊嚴肅穆的神態，傳唱著一段動人的樂章。另外，根據瓦斯涅佐夫也提到，作品《激戰之後》、《三勇士》與《聖母與聖子像》都是在音樂薰陶下，靈感激發所創作出來的。

其次，以景色彰顯繪畫的情感渲染力，構成瓦斯涅佐夫作品詮釋不可或缺的著力點。寒冬蕭瑟景色中，突顯出涅瓦河岸緩慢步行的老夫婦孤苦無依之心境；繪畫作品《雪姑娘》中，白雪皚皚寂靜大地中，遠處人家的燈火微弱地閃爍著，營造出雪姑娘徬徨無助的感受，同時畫面中的幽暗森林與作品《騎著灰狼的伊凡王子》一樣，透露著大自然中不可預測的神秘力量。勇士讚歌作品《激戰之後》、《交叉路口的勇士》與《三勇士》，皆以落在遠處的地平線表現俄羅斯國土的遼闊，強調俄羅斯勇士大無畏的愛國精神。前兩幅作品更以落日餘暉的景象，分別表現戰後的寂寥與善惡對峙的局面；而第三幅作品，碧綠草原及其背後巍延起伏

---

<sup>313</sup> Моргунов Н.С., Моргунова-Рудницкая Н.Д.,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1848-1926,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62, с. 377.

的山丘，則反映出俄羅斯國土在三勇士的英勇捍衛下豐沛地茁壯滋長。而在作品《阿察奴什卡》中，一池淨水以及杉樹林間的沈靜，娓娓道出俄羅斯人民的哀傷。

瓦斯涅佐夫除了將創作主題轉向於民間創作題材之運用以外，受到亞勃拉姆采夫藝術團體致力於發揚民族藝術之理念的影響，他更走出架上畫的藝術表現形式，著手從事舞台布景設計、建築設計以及壁畫裝飾等，在這些創作中，藝術家以敏銳的觀察力將民間器皿、雕花紋飾以及斯拉夫民族多神信仰的象徵圖樣融入其中，他取材於民間，同時更致力將藝術融入現實生活中。而正由於瓦斯涅佐夫多方面的創作面向與創新手法，使他成為當時藝術評論界中最具爭議性的藝術家，批評者對瓦斯涅佐夫的功勳判定不一，例如史塔索夫極力讚揚瓦斯涅佐夫在風俗畫中深刻的表現；而舞蹈活動家佳吉列夫（С.П. Дягилев, 1872-1929）特別讚賞瓦斯涅佐夫在戲劇舞台的表現，以及他讓俄羅斯民間史詩童話題材與民間文化風格復甦；而哲學家弗拉連斯基（П.А. Флоренский, 1882-1943）則認為瓦斯涅佐夫作為一位藝術創作者，其最大的功勳莫過於為俄羅斯宗教藝術開創一個新的獨立風格與流派。<sup>314</sup>

儘管瓦斯涅佐夫的創作形式與題材極為豐富，其創作手法與表現方式推陳出新，但是藝術家的創作使命只為其一：「若要奉獻自己微薄之心力於世界藝術瑰寶中，唯有當我們將全部之力量集中到發展俄羅斯民族藝術，也就是展現出俄羅斯的風光與人民、形繪出我們的現實生活與過往、表現出我們永恆的夢想、信仰與民族根源。或許這並非什麼新穎的理念，但是對於藝術的信仰我別無其他。」

315

---

<sup>314</sup> Пастон Э.,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М.: Белый город, 2001, с. 47.

<sup>315</sup> Ярославцевой Н.А., 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нецов – письма, дневник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ужд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87, с.154.